



基督教文化丛书 · 卓新平 主编

圣经的 语言和思想

奥地利

雷立柏 (Leopold Leeb) 著



宗教

基督教文化丛书

卓新平 主编

圣经的思想
语言和

奥地利 雷立柏(Leopold Leeb) 著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的语言和思想/雷立柏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11

(基督教文化丛书/卓新平主编)

ISBN 7-80123-296-8

I. 圣… II. 雷… III. 圣经 - 研究 - 文集 IV.B9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622 号

圣经的语言和思想

雷立柏(Leopold Leeb)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100007)

电 话: 64023355-2504

责任编辑: 张越宏

装帧设计: 陶 静 司博文

印 刷: 北京北林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9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80123-296-8/B·45

定 价: 12.00 元

基督教文化丛书

总序

基督教文化按其历史传承既不是古代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之结合，亦是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化形态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述，代表着世界宗教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体系，它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类发展步入“全球化”阶段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基督教以其“文化披戴”和“文化融入”而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同时适应着、吸纳着各种文化，体现出“本色化”和“处境化”的基本特点。以此为基础的基督教文化亦正形成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现代体系，而且已与华夏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了解基督教文化，展示、研习其形态或体系的今昔，对于我们跨越世纪和千纪遂有着独特意义，也是我们展开文化对话、参与人类现代文化共构的重要任务。

基督教文化涵盖极广、包罗万象，给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之感。这里所指的基督教乃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这三大教派及其众多派系，而

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性则体现为一种崇拜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宗教信仰体系,以及相关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伦理观念。基督教文化作为这种体系乃形成了其独有的哲学思维方式、神学理论框架、语言表达形式、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法律制度、行为规范准则、文学艺术风格和传统风俗习惯等,并表现为受此信仰精神制约和灵性影响的群体及个人之生存选择、思想情趣、文化心态、审美之维和致知取向。在社会实践层面,基督教文化亦代表着以教会为核心的社会存在体制、组织机构及其各种社会政治、信仰崇拜和思想文化活动。基督教文化通过其漫长的发展而形成了“爱智”、“求知”、“重行”、“唯信”等特点,表露出“神秘”、“超越”、“浪漫”、“空灵”等意趣。其思维特色则是形象、意象和抽象的整合与共构,让人体悟到其博大、恢宏和玄奥。所以,其神秘性和超然性使基督教文化研究乃成为一种灵性世界中的探奥洞幽。另外,基督教文化也不断将各种文化因素包摄于内,随之亦参与了对相关文化体系的重建和改革,因此已广泛渗透和融入到世界众多民族的信仰精神、思想认知、社会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艺术、民情风俗之中。可以说,基督教文化乃表现出信仰与思辨的统一、文化与宗教的互渗、理论与实践的并重、“形上”与“形下”的结合。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给我们提供了万花筒般的景观。

为了系统、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基督教文化,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基督教文化丛书。丛书作者多为基督教文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和近年来初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其论

题涉及到基督教文化中的思想、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教育、经典、文物、节日、风俗等方面，而且体现出其文化史勾勒与现状研究的有机结合。这套丛书旨在展示基督教文化蕴涵的美感、魅力和神韵，再现其灵性、灵气和灵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启迪及感染。因此，丛书各卷将突出其知识性、客观性和可读性，以准确的描述、新颖的构思和优美的文笔而力图达到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之效果。这套丛书得以问世，离不开许多热心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尤其与宗教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了解基督教文化，是我们在当前“开放性”社会中认识世界与自我的一种历史使命，亦是促进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传统之人们相互沟通和理解的一项文化事业。在这一事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期望并欢迎广大读者朋友们的更多关注和积极参与。

卓新平

2000年4月5日于望京德君斋

编者序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已成为世界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的书籍，而对《圣经》的介绍、解释、研究亦已成为宗教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对《圣经》的探究中，人们有着不同的兴趣和视域，立意和观点亦多种多样。正是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和研究繁荣了《圣经》学界，促进了圣经学经久不衰的发展。

雷立柏博士撰写的《圣经的语言和思想》一书从语言和思想这两个层面再次论及到《圣经》理解这一古老却常新的话题。在语言层面，雷博士基于《圣经》原文而谈到《圣经》的语言学意义、以及《圣经》流传过程中不同版本和译本的比较对照，由此展示《圣经》语言的基本概念和其原初之意、以及在翻译和解释过程中其语义的嬗变或增减。在思想层面，雷博士讨论了《圣经》的基本思想和宗教精神，其对基督教神学之构成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圣经》思想在不同语言之翻译过程中的流变和引申。此外，雷博士还探讨了《圣经》的语言和思想对世界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圣经的语言和思想》立意新颖、独辟蹊径，反映出雷博士在研究《圣经》中的心得、随感和所思所获。

雷立柏博士是一位年轻的奥地利学者，长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思想文化的熏陶，曾经系统研习过哲学、神学和宗教学，后又来华进修学习汉学、中国

古代宗教和哲学，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完成其博士论文。这一独特经历和学术背景使雷立柏博士既对《圣经》有过深入研究，亦使他对宗教思想和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其对《圣经》的研究反映出他所受到的基督教思想文化教育及其影响，亦表现出他尝试对东西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对照的意趣。因此，《圣经的语言和思想》一书体现出雷立柏博士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独到看法，并不代表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在《基督教学文化》丛书中收入雷立柏博士的这部著作，乃希望使中国学者接触到一种研究《圣经》的新视域、新路向，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比较、对照、参考和反思。我们不一定同意雷博士的某些观点或看法，却可由此熟知西方学者在《圣经》研究上的基本立意和思路，了解其对《圣经》所持立场及其相关的宗教、人生态度。这里，我们乃旨在一种跨文化对话和不同思想认知的比较，希望使对话双方能通过分析、鉴别、商榷和争鸣而达到其双向认知和彼此沟通，以繁荣学术气氛、增进相互了解。

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生活、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亦日趋明显。学术研究既应促进学术发展和进步，也要鼓励和提倡在多元中求共存的时代精神。我们在此开展的基督教学文化研究及其《圣经》研究，正是这一精神的身体力行。所以，我们不仅会争取求同存异，而且也应该做到和而不同。

卓新平

2000年10月6日于望京德君斋

自序

这本小册子里的文章是我在 1997 年到 2000 年之间所写的关于《圣经》的研究。我是从语言出发来分析汉语《圣经》译本及其他东方语言之《圣经》译本中的一些最核心的概念。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是否曾有人作过这样的研究，但我想由于语言的困难，可能我的研究方式算是跨入了一个“处女地”。

无论如何，我在作这些比较性的研究时，感到一种无比的快乐与兴奋。遗憾的是，汉语的圣经学研究深受汉字的阻碍，特别是人名与篇名方面如此。公教的学者和新教的学者所用的名字不一致，因为《圣经》的译本与教会团体的传统说法是很不一样的。历史造成的分裂也不能一下子“标准化”或“全球化”，但我认为，应该将国际学术成果介绍到神州大地，因此我主张学者也应该尽量用国际性的符号。

在圣经学方面，《圣经》的篇名已经有国际性的符号，所以我在文章中也多用这些。（譬如，用国际性的 Mt 来表达新教的《马太福音》与公教的《玛窦福音》。）我比较自由地引用新教和公教《圣经》译本，如《和合本》与《思高本》的人名和篇名，但为了避免混乱，我还尽量地加上国际性的圣经篇名符号（如《马太福音》= “Mt”；《马太福音》

5:9 就是“《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9 节”)。所有的不太熟悉《圣经》篇名的国际名称与汉译名称的读者,请参考本书后面附加的“对照表”。

我将此论文集献给所有的对《圣经》有兴趣的人,同时也对我的老师(特别是德国人 Otte 教授与瑞士人 Vanoni 教授)表示感谢。我始终怀念他们给予我的指导和启迪。

雷立柏(Leopold Leeb)

2000 年 7 月 25 日于北京

目 录

基督教文化丛书总序 卓新平(1)

编者序 卓新平(1)

自 序 雷立柏(1)

• 语 言 篇 •

上帝的语言 (2)

Brit (盟约); 法律文化的根源 (12)

G'l, pdh 与“救赎”的概念 (25)

关于 rhm 的汉、日、韩语译法 (37)

Nefesh 的译法与“灵魂”的概念 (47)

“我们的天父”——分析基督宗教的

一段经文 (67)

• 思 想 篇 •

《圣经》与科学精神 (81)

“上帝不受贿”与《圣经》中的反腐败精神	(89)
“羞恶之心”与上帝的伦理激情	(97)
“自高自大”与“自暴自弃”之间:《圣经》与 英雄主义	(105)
《圣经》中有暴力吗?	(114)
《圣经》中的马	(121)
人的愤怒和上主的愤怒	(130)
国王的相对化和宪法的起源	(145)
完成小我,完成大我	(156)
爱护与轻视“国土”	(161)
对照表	(168)

语
言
篇

Y
U
Y
A
N
P
I
A
N

上帝的语言

导 言

上帝有没有语言？上帝说什么话？这些问题时古今宗教界的重大问题。人们都想知道，神要告诉人类什么。当然，有人会主张：“神不说话；人们只要顺从那个沉默无言的命运就行。”这种态度能见于古希腊斯多亚派(Stoa)，也多见于华夏古代思想中。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见《论语》17:19）。孔子与斯多亚派都不是特别强调神的人格性(personal God)。然而，那些肯定一位具有人格神的宗教信徒大多会说：“神不但会说话，而且他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神创造了人的眼睛、耳朵、嘴，他当然会看、听、说话！”

《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具有人格的神，他能说话：他曾告诉亚当，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什么（见《旧约·创世记》Gen 1:28）；他劝人不作坏事（《创世记》Gen 4:6）；他颁发自己的法律（《出埃及记》Ex 20 – 21）；他安慰人、批评人、命令人，经常与人进行对话。《圣经》中的上帝要么对个人说话，要么对一群人或对以色列人说话，要么对非以色列人说话（见《以赛亚》Is 45:1），要么对世界所有的人说话（见《以赛亚》Is 45:22），要么对以色列的国土说话（见《以西结》Ez 36:2）。无疑，《圣经》中的上帝是

一位“能言善辩”的神。然而，他说什么语言？

基督教传统的根源无非是犹太宗教传统。犹太人的一神论及他们的法律、先知、经文等，都是基督教所继承的。《圣经·旧约》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文，而基督教的中心人物，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上帝的名字(YHWH = 耶和华 = 雅威)也是从希伯来语来的。用一种比较爽快的言辞，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母语”首先是希伯来语，其次是希腊语、拉丁语及其他的语言。

“饮水思源”这个成语意义深切。虽然人们都知道，西欧现代化的根源之一是基督教文化，而基督教的根源是犹太人的传统，因而掌握希伯来语、熟悉希伯来民族的风俗习惯对研究犹太传统、进一步深入基督教文化，便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了。但是，现今学习希伯来语的人寥寥无几，对上帝的“母语”感兴趣的人也很少。因此，我想介绍一些重要的概念，以便让现代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圣经》的思维方式及基督教与希伯来语的关系。

1. 希伯来语与闪米特语^①

希伯来语属于闪米特语言 Semitic languages。闪米特语言与北斐^②洲与东斐洲的语言有一定的关系。北斐洲的语言包括柏柏尔 Berber 语，古埃及语(古埃及语后来发展出科普特语 Koptic)，东斐洲的语言有库希特语 Cushitic(如加拉 Galla, 索马里 Somali)及乍得 Tchad 语言(如豪萨 Hausa)。因为这些语言在结构上有一定的

^① 请参考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d. 1985, vol. 22, 740 – 748 页; Ernst Jenni, Lehrbuch der Hebraeischen Sprache des Alten Testaments, (《旧约希伯来语教科书》) Helbig u. Lichtenhahn, Basel 1981, 11 – 19 页。

^② 作者认为将 Africa 译为“非洲”不是很恰当的，对这个伟大的大陆是一种蔑视，故用“斐洲”。1949 年之前，华人也多以“亚斐利加”翻译之。

关系，语言学称它们为“含闪语言系”Hamito – Semitic languages。“含”Ham, “闪”Sem 这些名字都是从《圣经》来的(见《旧约·创世记》Gen 10:1)。《创世纪》Gen 10:6 说，东斐洲与北斐洲的民族都是挪亚次子含的后裔。从类型学 typology 来说，闪米特语言与印欧语言 Indo – European languages 虽然相近，但是它们之间没有起源关系。换言之，两个语系可能有独立的发展。闪米特语言彼此之间的关系好比日尔曼语言彼此之间的关系。闪语分为东闪语、西北闪语、南闪语。

1·1 东闪米特语(或称东北边缘闪米特语)

东闪米特语包括阿卡得语 Akkadian 分成两个主要的方言，即巴比伦语 Babylonian 和亚述语 Assyrian。根据学者考查，当地的人们从公元前 3200 年就使用这些语言。^①

阿卡得语的文字是楔形文字 cuneiform characters。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住在两河流域(= 美索不达米亚 Meso – potamia) 的苏美人 Sumerians 所创造的楔形文字是古代阿卡得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特人(Hittites)及波斯人使用的。传下来的泥板与铭刻提供研究资料。到了波斯时代，阿拉米文 Aramaic 逐渐取代了楔形文字。

1·2 北闪米特语(或中北闪米特语， Northern Central Semitic)

北闪米特语包括亚摩利语 Amorite language(公元前第 2 千年；只有人名传下来)、乌加里特语 Ugaritic language(北叙利亚的碑文，第 14、13 世纪)以及迦南语 Canaanite language。

迦南语又可以分别为腓尼基语 Phoenician language(公元前 1000 年左右，有碑文)；摩押语 Moabite language(只有一些碑文)；亚

① 参见同上，Britannica, 742 页。

扪语 Ammonite language(小数碑文)及希伯来语 Hebraic language。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们自从公元前 1300 年到公元后第二世纪说希伯来语,而到后来,希伯来文字传遍了整个世界。

阿拉米语 Aramaic language 也被译为“阿拉美亚语”、“阿辣美语”。阿拉米语曾为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西亚的通用语言,其字母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公元前 10 世纪已有阿语的碑文。阿拉米语分为:

古阿拉米语(帝国阿拉米语,在波斯 - 希腊化时代,即盛行于公元前第 7 至第 2 世纪,但早在公元前第 14 世纪就有古阿拉米语);

西阿拉米语(犹太 - 阿拉米语,即库姆兰 Qumran 文献与《塔木德》Talmud 的语言);

东阿拉米语(包括叙利亚语 Syriac language、巴比伦《塔木德》的语言、曼德语 Mandaic language)。

今天还说阿拉米语的人不多;有新西阿拉米语(7 世纪后,阿拉米语为阿拉伯语所取代,但在大马士革附近保存一个阿拉米语的“语岛”)与新东阿拉米语(在伊朗、伊拉克等地区有一些“语岛”)两个方言。

1·3 南闪米特语(中南闪米特语)

南闪米特语包括北阿拉伯语(前古典阿拉伯语、古典阿拉伯语、现代的各种阿拉伯语方言)、古南阿拉伯语(公元前 8 世纪至后 6 世纪有刻铭)以及埃塞俄比亚语 Ethiopian language(从古埃塞俄比亚语演变出来的蒂格雷语 Tigre、阿姆哈拉语 Amhar 等)。

闪米特语及印欧语言都是屈折语 flecting language。屈折语的特点是:词的形式变化表示语义。(在黏着语 agglutinative languages 那里,加在词根上的词缀表达词的语法意义,而所谓孤立语 isolating languages 只靠虚词与词序来确定词的意义,因为孤立语缺乏形

105518